



《缙云九峰》
李继洪/摄

璧城记忆

缙云香炉 峻峭多姿

■静思

缙云山是一座避暑名山、宗教名山、养生名山，素有川东小峨眉的雅号，亦是国家级自然风景名胜。古有巴山之称，雄峙于嘉陵江小三峡西侧，海拔350米至951米，其风景名胜景点众多。山中九峰绵延，奇峰耸翠，林海苍茫，松竹涛声，奇葩异卉，展示了巴渝雄、险、奇、幽的自然特色。

在缙云山山顶与狮子峰相对处，有一独特景点，名为——香炉峰，海拔854米。在悬崖峭壁处耸立一巨大石柱，高约20米，犹如一巨人头顶一块沉重裸露的岩石，终日以松为伴，目睹大自然的气象万千。

此石深山一柱，峻峭多姿，气派壮观，引人入胜。岩下古木森森，幽篁成林。该石其底与石柱间隙深而宽，石柱层层叠叠，石头表面石纹清晰、润泽，尤其石柱底一叠石，离绝壁3米左右，

一顽石横卧其间，形成一座至香炉石的天生小石桥，春夏时节，常有胆大细心的游客由此过桥留影。崖旁另有一棵松树，其松枝延伸于石柱上端，形若一帧绝好的风景画。

1943年夏初，被誉为中国“森林之父”的著名林学家郝景盛先生应北碚峡房局卢子英之邀，来到北碚指导造林工作。在缙云山进行科学考察时，他发现香炉峰周围的杜鹃花红里透白，白里透粉，全国少见。若在仲春时节，香炉峰上花红似火，一片灿烂，从而引来不少美术学院的师生在此对景写生或摄影。

站在狮子峰前，可见整个石柱腰部凸现而成椭圆，形似长颈香炉，香炉峰故而得名，并远播四方。

宋朝诗人赵希鹄曾言：“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

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踠足豆，香球则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铸而象古为之者。”香炉石在峰头耸立突兀，险峻欲崩，壮观奇特，在此观览，定将山之灵气与人之福运融为一体，是游客领略缙云山秀丽风光的独特所在之一。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为阳，水为阴。“山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相契而成宇宙”的哲学观念。

辛丑年季冬(2021年12月15日)，82岁高龄的山水画家黄志福先生专程登上缙云山采风，并在狮子峰和香炉峰前领略冬季不一样的巴渝风情。他对笔者说不虚此行，非常开心抒怀，并在山中即兴赋诗《今游缙云山》：

缙云名山香炉峰，日照香炉入诗中。
绝壁凭栏赏奇景，万千气象逐寒冬。

叙述：北碚的事，或者物(组诗)

■汪洋

一枚梧桐叶是我的故乡

与一枚梧桐叶
在北碚相约
那是寒冷的冬日
它站立枝头
的姿势。略显孤零零
向南的风
从来不会温柔
肆意揉捏这单薄的身体

就算形容枯槁

也要守护
我在凝望中想起
过去的那个夏日里
它拥有过，多么阔大的力量
和伙伴们一起
把一片片清凉不吝留下

不管什么时候
都改变不了一枚梧桐叶
的骄傲
在它的身体下方
排列整齐的灰色树干
对某只鸟儿说
我存在的意义
是你飞翔后的栖息

栖息的歌声

总是让漫步陶醉
在皮肤黝黑的地砖上
从此，我不再孤独
并始终如一
倾听。地底传来的心跳
越过密集而柔软的黑栅栏
对每一个经过的表情
热衷于张望。手心里的生活
有多么安逸啊。沸腾的嘉陵江水
是一座小城最好的诠释

走到那块布满蒿洞
和纤维的石头
这稳如泰山的力量，托起我的目光
仰望冬日里那一枚梧桐叶
而后遥想夏日的葱绿
把十分紧要的想念
寄往毗邻大海的地方
它们出发的故乡
一枚梧桐叶
则是我远行的故乡

去天府

到山那边去
不需要翻过山巅
更不需要学习愚公
学习子子孙孙无穷匮
的精神。稍显幽暗的隧道
毫不停留
径直穿过山腹
好几个小时的摇晃
被整段整段缩短
一点点眷恋
也不剩下

一路上
眼睛还没来得及
和野花野草
表演一场热情的拥抱

天府就扬起眉毛
张开笑脸说
天府欢迎你
没有形容词修饰的语言
多么质朴啊

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
山那边的喧嚣
比如车水马龙
比如人流如织
比如鼓乐阵阵
好像从未在我的世界里
发生过

六号线的事或者物

六号线前进的声音
在地表偏里
抑或水泥高升的身体上
回荡。颤动

我凝神倾听的表情
不会把“六号”当成喜庆的日子
尽管身旁很多人喜欢
愿意在这一天
做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情
乐意把幸运的心情植入其中

和六号线初识的记忆
早已烟消。云散
但这没有关系
深刻回家和出行
的情节，生活的味道
便能毫不犹豫地散发出来
晕染我和它的故事
一路顺畅
没有凝滞不前
的尴尬。没有堵塞
的抱怨

那些跳动的名字
像一株株鳞次栉比的高楼
记忆温暖的感觉
熟悉每一次往，或者返
从茶园出发。经过大剧院
再到红旗河沟。只需要穿越奔腾的
嘉陵江。属于北碚的蔡家
就会大方地把我们送进
中山山巍峨的身体里
目睹豁然开朗的龙凤溪
静悄悄流到梧桐树下

在鸟语花香的北碚
终点。或者起点
都喜欢和缙云山一起自在呼吸
至此。六号线
把多远的路都不太远的意义
渲染出了我的陶醉
像站立在春天枝头的那些花儿
次第盛开。期待的心情
保证每一天都很灿烂

在六号线里面，我会忽略
一只蚂蚁游过一条河。一只蜗牛
爬到枝梢。一条蚯蚓
诱惑一条鱼
却不能错过路上的事和物
把它们根植在手掌上
有血脉相连
所有的经过都变得意义非凡

山水之乐

泡泉

■廖成江

初冬的上午，我穿行在北碚嘉陵江边的张飞古道上，去寻觅一处野外温泉。

刚进入古道，就像进入了大自然的天然氧吧。山间的松树、樟树、白蜡树等树种与一些蕨类、灌木相映成趣，把整个峡谷的山体遮掩得严实。行走古道，张飞的张飞古道上，自然产生了忘我无忧之妙趣。

古道边石崖绝壁甚多，有的崖壁上还刻有诗文，让整个古道充满了神秘古意。来此之前，早听说古道下的嘉陵江边有处野温泉，没人经管，可以随便泡不收费。行走间，我仔细用目光搜寻着那口野泉。来到一个岔路口，一看嘉陵江对岸，北温泉的房舍掩映在丛林之中，一条石阶路延伸到江边。我脚下也有条石板路，向嘉陵江延伸而去。定睛一看，江边是个渡口，

只是没有船舶停靠。再一看，一个天然的大水出现在码头边。我猜想，这恐怕就是那野温泉了。

“走，泡温泉去。”我叫了妻子一声，便迫不及待地往下走去。路口处立着三块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刻有“张飞泉渡口”五个字。相传，张飞出川征战，返回阆中时途经此地，开辟了这条江边大道。

兴致勃勃地来到张飞泉边，一打量，泉池不大，约10平方米，但水质清澈见底，如明镜般澄明，池底的沙石看得清清楚楚；池边缺口处有泉水溢出，一小股白花花的水流入近在咫尺的嘉陵江。将手深入泉水中，一池温热。于是脱掉外套，穿着泳裤下得温泉。瞬间，一种暖融融的感觉触及全身。“好舒服呀！”让人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妻子坐在野泉边拍照，我在泉水里尽情玩水，摆弄着各种姿势，或潜水，或蛙泳，或仰泳，或来点水中芭蕾。我想，泡张飞泉，算是走张飞古道的一个小插曲，没这个小插曲，穿行张飞古道就好像缺了点什么。

不久之后，我专程来自远方的朋友去张飞古道游玩，顺便体验一下野泉之乐。从林间望去，几位中年妇女正在泡泉，泉池边已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塑料棚，算是露天更衣室。出于礼节，等她们上岸更衣后，我们才走近野泉。原来，那三名女性是当地的农妇。一名妇女告诉我们，她以前经常感冒，这一年多以来，经常来此泡温泉，连感冒也少了。看着她们消失在丛林中的背影，我心中暗想，大自然真神奇，这野泉还有特殊的疗效作用？

文人风骨

王朴：信仰的力量

■艾晓林

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王朴烈士陵园。冬日的风已带着阵阵凉意，蜡梅花正开着，散发出馥郁的香气。站在王朴烈士墓前，我脑海中闪现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画面。

1945年7月，江北县仙桃乡(现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王朴老家。这天晚上，油灯里的油添了一次又一次，王朴和母亲金永华坐在堂屋里，一直在交谈着。母子俩交谈的主题是：王朴想创办一所从理念到内容都有所创新的学校。金永华问他怎么个新法？他告诉母亲：一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实用型人才，尤其要关注国家前途命运；二是要培养学生有志向、有追求、有革命的意识，在关键时刻要勇于为国家民族作出奉献。

当然，王朴并没有说出创办学校的秘密意图。王朴，原名王兰峻，1921年11月27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王朴自小坦率正直，勤奋好学。1944年夏天，王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复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进步报刊，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开始关注王朴。为了落实党中央开辟农村工作据点的指示精神，南方局青年组动员王朴回乡办学，开展农村工作。王朴便回到家里动员母亲帮助党组织办学。

一向特别喜欢王朴的金永华非常赞赏他的想法，爽快地出资30两黄金，将复兴李家祠堂买下，创办莲华小学，南方局也派出30多人来此工作。抗战胜利后，王朴又动员母亲再次投资买下迁回天津的志达中学的牌子和机构，新办了志达中学。金永华出任董事长，王朴担任校长。这些学校不仅成了革命工作的据点，也成了进步青年成长的摇篮。

1946年3月，地下党在学校建立了江北农村工作组，正式批准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王朴担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江北县委书记、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统战工作，成为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基层领导人之一。

为了让母亲更有力地支持革命，王朴让金永华订阅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还把在学校的地下党员介绍给她认识，让她不断接受党的思想熏陶，思想进步很快。

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在大后方进行武装斗争，川东地下党急需经费购买粮食、药品和武器。党组织把筹集大笔经费的任务交给了王朴，他决定把家产全部捐献出来。变卖全部家产，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需要抚养，还有许多穷苦亲友需要接济。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金永华沉默了，内心进行着艰难抉择。

金永华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曾做过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幕僚。她自幼聪慧过人，好学上进。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以给富家小姐伴读的身份到成都益州女校学习。经过新学的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这位伴读的女学生，成为女校有名的才女。嫁到王家后，金永华帮助夫家打理家业，生意日益红火，业务拓展到日本。回国后，继续收购田产，扩大农业，成了当地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

面对这个有着崇高革命信仰的儿子，面对儿子一次次耐心的思想工作，还有这些年亲眼目睹的国家动荡不安的现实，又在儿子身边耳濡目染，金永华相信，儿子从事的是一项正义事业，是唯一能够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事业，给儿子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提供经济支持，是她作为母亲责无旁贷的责任。于是，她决定支持儿子，支持革命。

从1947年秋至1949年，金永华、王朴陆续变卖了1480石田产和市区的部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近两千两，所得款项，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存入中国银行备用。

川东临委指示王朴以做生意为名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据点。1948年初，王朴在重庆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任经理，通过公司给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并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后，供出王朴为川东地区党组织提供经济支持。4月27日中午，王朴按照原定的接头时间到重庆去与共产党员王慕斋碰头，被叛徒出卖，在南华公司大楼被捕。

进城前，也就是4月24日晚，王朴对妻子褚群说：“我这次进城去很可能被捕。要是我被捕了，你要听从组织的安排，老李(齐亮)会与你联系的，你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第二天，王朴去到母亲家里，金永华叫他到成都暂避，他说：“我加入了组织，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他告诉母亲，万一他被捕了，要掩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听党的话，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

在狱中，面对特务提出的悔过自新可以重获自由的诱惑，王朴毅然选择永不叛党；面对叛徒刘国定的“现身说法”，王朴义正辞严地怒斥他“灵魂肮脏，人格下流”。

1948年10月28日，王朴被公开枪杀在重庆大坪刑场，英勇牺牲。

王朴，本是一个富家子弟，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党的影响、教育、培养下，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千千万万穷苦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毅然选择走上艰难的革命道路，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甚至毁家纾难助革命，最后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

这就是理想之光的指引，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无坚不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正是有像王朴这样的无数革命先烈秉承共产主义坚定信仰，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更应该坚定理想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